中華民國十年八月二十號　（星期六）　京報（復活）　（第七版）　舊歷辛七月廿年十七日

青年之友

藝術研究

◇中國人物畫之變遷

陳師曾先生在國立八校學術講演會講演

洪記

漢武帝集藏許多鬼神的像於甘露殿，忠臣孝子的像於明光殿。倒了宣帝，他圖了霍光，張安世，劉德，蘇武等十一功臣於麒麟閣，鬼神一類希奇古怪的像於明光殿。及至元帝，他因後宮既多，不得常見，乃使毛延壽圖形，按圖召幸；可知當時的人物畫，很見進步了。毛延壽而外，還有陳敞，劉白，龍寬，楊望，樊育等有名的畫家；可知當時人物畫的手，頗不乏人了。後漢光武定天下，有功臣鄧禹等二十八人，明帝圖畫二十八將像於南宮雲台，其用意也在表彰他們的忠藏，都是帝王思想。

明帝有一次夢見佛像，乃派蔡愔出使西域，求得四十二章經，及浮屠之像，因建白馬寺。於是佛教寖盛，佛畫流行。那時佛畫雖說風行，孔子和他身邊六藝的七十二弟子的像，也極其多。東西漢的人物畫，較西漢尤其發達，在當時人物畫，都是繪諸宮殿裡石牆之上，不可移動其位置的。漢朝的畫像保存到現在的，有下列數種最貴重名：（一）嘉祥武梁祠畫像（帝王，功臣，故事的），（二）肥城孝堂山畫像（人物的），（三）河南嵩山三闕（闕係的），（四）山東魚臺孔子見老子（還有一類在許蘇寶應），和周秦漢晉及朝政干像。此外尚有關三處食堂畫像，是小件頭。漢時的人物畫，筆法粗劣，而不精緻。以上講的是漢朝的人物畫。

到了魏晉六朝的時代，人物畫漸漸地進步了。那時出了許多專門畫家，其最著名者，首曹不興（一作弗興），（三國人），顧愷之（晉人），陸探微（宋人），張僧繇（梁人）：太都生於南方，曾才藝從外國和尚學畫，摸倣外國畫的影響。他有個長處：大概的人物畫，他能傾到間作歟，身體的各部，且可部置合宜，毫厘不差。晉朝的顧虎頭（即愷之），也是個以善畫人物著聞的畫家。他有段故事：他是個窮人，和國向維化緣，他乃畫他畫佛像於廟壁上，叫他賣給人看，緣來觀者如堵，和尚賺了錢。顧氏畫名之大，可想而知。南朝時陸探微的人物畫，較前更有特色，他對於謝赫所擬六項畫法可算昇堂入奧，謝赫所擬的六項畫法是：氣韻生動，骨法用筆，因物賦形，隨類傳彩，傳摹移寫，經營位置。謝赫這段人物畫作的也很有名，顧虎頭後，算他繼稱畫絕於一時。

中國的人物畫，是有骨法的，是有筆墨骨氣的，不像今之水彩畫，但取其濃麗生態以定品。可是南北朝梁之善畫佛像的張僧繇，他却變了體格，創設骨法，較前法又謂做「兼重法」，是以五色染就，不見筆跡，勾染是布彩骨像，不用筆鈎的，和西洋的水彩畫畫法一樣。他這個法子，是學了印度西域的佛畫想來的。

北齊的人物畫家曹仲達，他畫的人物，其體稠疊，其衣緊窄，後人叫他做「曹衣出水」。他描出的綫，沒有粗細，叫做「高古遊絲描」，又叫「鐵線描」。「遊絲描」是筆來得比較的柔弱，「鐵線描」來得比較的硬。文字講解，由篆而隸而眞行草。篆書是沒有粗細的，隸書就分出粗細，楷書和粗細分得很明。文字的變格如是，畫法亦然。所以唐以前的畫法是那麼有粗細的「高古遊絲描」，到了唐朝以後，這項畫法，便被打破了。

進而研究關於繪畫自由詩等特別問題時，最好仍把從前為便利起見而定的「內面」和「外面」的區別再提出來說一說。中國畫論中曾經論過，在吾輩禪道種「內面」和「外面」的區別，雖不甚十分無謂，也差不多可以。惟杜陵老太太，來時坐在火車上就說寬有十四五步。墓上邊滿長許多蒿草，墓前立石碑兩面。墓之西南側有室三間，禪邊供的端木子貢，有碑題曰「子貢廬墓處」。聖墓的東側是伯魚子的墓，墓前邊約十步許是子思子的墓。墓前表翁仲二。他們父子孫三代聚於一處，使靈而有知，到也有一點家庭之樂。聖林所佔地址極廣，據說比曲阜城還大，共佔地皮二十九頃四十畝有餘。歷代衍聖公告葬自聖墓垣牆以外。孔氏族人亦皆葬林中，擁以墳，總說往往發生爭葬地的風潮。若完全聖墓，已是十二點。乃催齊轎子與騾車，赶回曲阜城守歲，以便于後往兗的地方。

（未完）

日記

◇伴杜威博士遊山東講演日記（續）

七月十四日在曲阜　王卓然

令叔先生回說，「既然如此，當初何必答應？且何不早說？現在已經來了，說這晚了。」他領我們一直進入後院的待客室。中間經過一個穿廊，好像是個衙官的大堂樣子，掉上邊擺有印盒簽板之屬。與現在唱舊戲的台上擺的東西，彷彿一樣。據說仍舊前代制。這個衙宅，雖然窗式，却也整潔。可惜空氣太壞，有種刺人的塵濕臭味。坐下之後，府中並無人出來招待，只有個僕役給每人倒茶一碗。古物是一定不讓看了，但如何對外國人說，可費招待人採丙炎步。孔令叔三位的淺談了。因為這公府光景，確難看，後又不雅素，反反覆覆，真覺煞有此理。對外國的來賓，實在難於啟齒。不能那麼，所以在目下須起創作的心是不能那麼，所以在目下須起表現社下事實底脚本來，無管是月方，是女奉，總然有千奇，有萬變；歸納起來，不外三種形式的。一種是古蒼式的。大半年老屬人和鄉下人多用這一種，至於紳衿服式禁能用農民底服式不同，老太婆底服式雖然和村夏婦使用潤落。本病之防除法，宜照本病發生於各種石竹之花葉。本病發現時，宜拔去受病之花葉，以火燒之，以防傳染。

草之斑點病（Phyllosticta Primulae）——本病寄生於櫻草之葉，使葉面生大褐色斑點而死。（未完）

詩之研究

◇韻，節及自由詩

（六十一續）

不受韻律束縛的詩歌

（英）W. Whitman 著

周作人　合譯

（一）久久不決的戰爭

當我們從學問及藝術的普通討論

的人物畫，他能傾到間作歟，身體的各部，且可部置合宜，毫厘不差。晉朝的顧虎頭（即愷之），也是個以善畫人物著聞的畫家。他有段故事：他是個窮人，和國向維化緣，他乃畫他畫佛像於廟壁上，叫他賣給人看。後來觀者如堵，和尚賺了錢。顧氏畫名之大，可想而知。南朝時陸探微的人物畫，較前更有特色，他對於謝赫所擬六項畫法可算昇堂入奧，謝赫所擬的六項畫法是：氣韻生動，骨法用筆，因物賦形，隨類傳彩，傳摹移寫，經營位置。謝赫這段人物畫作的也很有名，顧虎頭後，算他繼稱畫絕於一時。

中國的人物畫，是有骨法的，是有筆墨骨氣的，不像今之水彩畫，但取其濃麗生態以定品。可是南北朝梁之善畫佛像的張僧繇，他却變了體格，創設骨法，較前法又謂做「兼重法」，是以五色染就，不見筆跡，勾染是布彩骨像，不用筆鈎的，和西洋的水彩畫畫法一樣。他這個法子，是學了印度西域的佛畫想來的。

北齊的人物畫家曹仲達，他畫的人物，其體稠疊，其衣緊窄，後人叫他做「曹衣出水」。他描出的綫，沒有粗細，叫做「高古遊絲描」，又叫「鐵線描」。「遊絲描」是筆來得比較的柔弱，「鐵線描」來得比較的硬。文字講解，由篆而隸而眞行草。篆書是沒有粗細的，隸書就分出粗細，楷書和粗細分得很明。文字的變格如是，畫法亦然。所以唐以前的畫法是那麼有粗細的「高古遊絲描」，到了唐朝以後，這項畫法，便被打破了。

戲劇說

◇服裝問題

（六）

鬼晴著

關于服裝和劇中人底關係已經說得很夠了；如今再就戲劇裡所用底服裝物質略說一番。這是什麼意思？就是說服裝除去要按照脚色性質製定而外，更得注意到服裝底形式，色彩，質料等等，幾個要素。

本段先就戲劇裡服裝底形式講。

自然了，一時代有一時代底服裝，那方有一種方式服裝，早已說到，不必再說。不必再說，並非要明白的意思，也可說是帶過。也可說是形式有現代的，有舊時代的，也有太古底形式，便特別地稱為「戲衣」，而新劇裡所用服裝底形式，都是摹倣社會上實有底服裝底形式，所以奇裝異服，非社會上所有的，絕對不能穿在場上，就因為在新劇裡底服裝，若依然採用舊時代底形式，便要送看劇的人說，「可惜招待人採丙炎步。孔令叔三位的淺談了。因為這公府光景，確難看，後又不雅素，反反覆覆，真覺煞有此理。對外國的來賓，實在難於啟齒。不能那麼，所以在目下須起創作的心是不能那麼，所以在目下須起表現社下事實底脚本來，無管是月方，是女奉，總然有千奇，有萬變；歸納起來，不外三種形式的。一種是古蒼式的。大半年老屬人和鄉下人多用這一種，至於紳衿服式雖然和農民底服式不同，老太婆底服式雖然和村夏婦使用潤落。本病之防除法，宜照本病發生於各種石竹之花葉。本病發現時，宜拔去受病之花葉，以火燒之，以防傳染。

草之斑點病（Phyllosticta Primulae）——本病寄生於櫻草之葉，使葉面生大褐色斑點而死。（未完）

植物病理學

◇花卉之重要病症與其防除法

美國伊利諾大學植物病理教授卑帝芬著

段瑞生譯

水仙莖之乾朽病（Pethoria Gadioli）——本病寄生於葉，葉生褐色，或淡紅色斑點，後變為褐色斑點，黑色圓絲生於斑點中央，使葉卷曲而死。本病之防除法，宜每隔拜噴射播爾德液二次，以防傳染。

球根之腐爛病（Botrytis）——本病寄生於球根，使球根腐爛，使葉生褐色斑點，使球根失其開花力。本病之防除法，即發見有病之葉子摘去以火燒之，以防傳染。

櫻之煤病（Colletrichum）——本病多發生於櫻樹葉之尖端，使葉呈暗早黑色而死。若發生於葉中央，逐漸淡紅色斑點，使葉卷曲。本病之防除法，即見有病之葉，速宜剪去，以火燒之。未遭病之部分，宜每隔拜噴射播爾德液一次，以防傳染。

牡丹之銹病（Botrytis）——本病發生於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歐洲始發現。本病又傳於美國。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旋於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歐洲始發現。本病在初發時，葉生於老枝，使花不開。

小說

◇彼得披脫維維基加拉退夫

（續）　（俄）

「我對她說，「你別哭！」可是我自己的眼淚已經禁不住滾下來了……我自己想想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，便又對她說，「梅脫麗娜呵，你哭有何益？我們還是赶緊下個決心做事，你跟我逃走，這就是我們該做的事。」

「梅脫麗娜聽見這話幾乎昏倒過去……「這怎麼辦得了！倘若給他們查出來，不要送我的命嗎？」

「你這傻子！誰查得出呵？」

「他們一定查得出的，一定查得出的。彼得披脫維維基呵！我謝謝你，你很好心，我一輩子也忘不了；可是我這種苦命人，命是苦定的了，你由他去罷！」

「梅脫麗娜聽見這話，我說，我常常看你是個有志氣的女子，你幹嗎要死守着這個地方？……真的，長老紅你沒有？」

「梅脫麗娜聽見這話，登時滿臉通紅，嘴唇發抖。「我若逃走，豈不是好日子過麼？……他們一家人照樣……我的兄弟是一定把你一家人照樣逐出嗎？」

「怎麼……我的父親呢？」

「他不會，因為我們這裡的好鄰，只有他一人。」

（未完）

編輯室